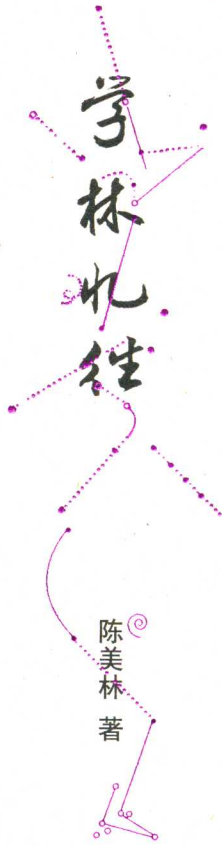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人生丛书



字林忆往

陈美林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文化人生丛书

学林忆往

陈美林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林忆往 / 陈美林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10

(文化人生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651 - 3510 - 1

I. ①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3348 号

书 名	学林忆往
丛 书 名	文化人生丛书
作 者	陈美林
责任编辑	王欲祥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(邮编:210016)
电 话	(025)83598919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印 刷	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23.75
字 数	287 千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651 - 3510 - 1
定 价	78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词坛巨星的陨落

——缅怀瞿禅师哀悼圭璋老/001/

“我亦有孤剑，植发望燕云”

——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/005/

陪瞿禅师访汤国梨/009/

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中的章太炎、汤国梨/012/

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四游江苏/019/

和夏承焘老师同在“运动”中/028/

记夏承焘老师一次讲学活动的前前后后/046/

“生荣死哀，身没名显”

——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的晚年/057/

从夏承焘老师的一首诗谈学位和职称/068/

率先建立书法专业的陆维钊先生/077/

沙孟海先生与建国初期的土改/086/

“忠言直行”的任铭善先生/096/

《首都志》编纂者王焕镛先生/106/

“诗孩”孙席珍教授琐记/117/

追念卅年代老作家王西彦教授/129/

“仿佛音容,如在昨日”

——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 20 周年/141/

沉痛悼念稗坛前辈吴组缃先生/155/

追念何满子先生/159/

卅年前相识于榕城

——悼念蒋星煜先生/168/

追记与何泽翰先生的交往/179/

追忆钱仲联先生/190/

从一帧照片谈起

——钱仲联先生一二往事/207/

与吴调公先生相处的岁月/217/

鼓楼名人文化漫谈

——与著名画家杨建侯为邻/228/

陈鸣钟和《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》/239/

参加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撰作工作的回顾

——兼怀匡老/246/

30 年前汪海粟主持的一次学术盛会/256/

追记开创“研究新局面”的人和事/269/

破冰之旅

——1990 年海峡两岸小说、戏曲交流盛会的回顾/280/

十五年前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两次盛会/288/

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

——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/294/

对文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/300/

相“知”二十年

——我与《文史知识》/309/

附 录：

萋兮斐兮 成此贝锦

——陈美林教授访谈录/313/

跋涉“儒林”有续篇/338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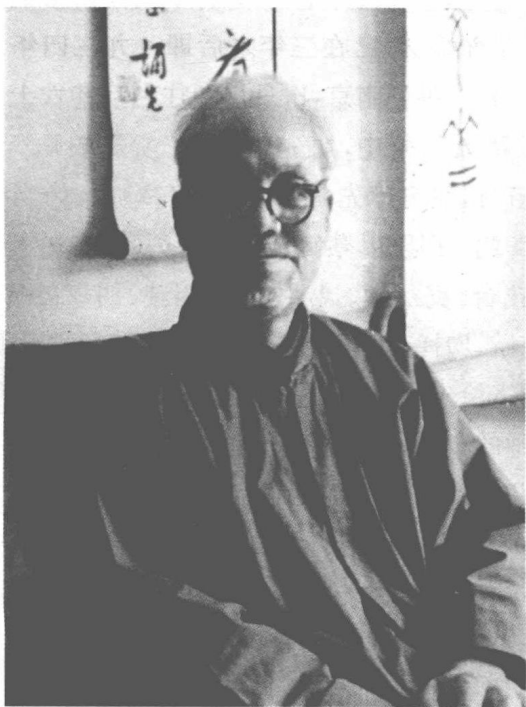
跋涉《儒林》四十载/351/

后 记/371/

词坛巨星的陨落

——缅怀瞿禅师哀悼圭璋老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病逝南京，
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，当代词宗夏承焘（瞿禅）先生病逝北京。



不足五年，词坛两颗巨星先后陨落，这是我国词坛的巨大损失。

瞿禅师虽已逝去数年，但他对我的关怀、教诲，至今难忘；圭璋老近日委化，音容宛在，也令人悲思不已。成此小文，以为缅怀哀悼。

两位大师的结识，乃由切磋学问而始。圭璋先生自言“与瞿禅兄先通信于一九三一年，至一九三四年始会晤于南京。历经半个多世纪，函札往还，过从甚密，共同切磋词学，获益良多”（《瞿禅对词学之贡献》）。瞿禅师在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中更有翔实记载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：“接南京女子中学唐圭璋函，辨予白石石帚说，以随隐漫录、梦窗词外，不见白石有石帚之号，疑为非一人，但亦无确证。唐君由任君敏介，不悉何许人。”非常清楚，两位先生原先并不相识，为了共同研治词学才信函往返的。至于晤面缔交，已在三年之后即一九三四年。这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瞿禅师到南京，次日晨即往利济巷六十三号访问圭璋先生。在瞿禅师眼中，唐先生虽然“所居颇陋”，但“人甚诚朴”。此后五日，在圭璋先生陪同下，瞿禅师遍访当时在南京的陈匪石、汪辟疆、汪旭初、蔡嵩云等学者词家；又在圭璋先生引导下，同游雨花台、莫愁湖、灵谷寺、中山陵、明孝陵等名胜古迹。此次南京之游，瞿禅师还作有《台城路》一词，返杭之后于十二月六日将此词寄给圭璋先生。从此，如同唐老所言，历经半个多世纪，两位大师的交谊日益深厚。仅以七十年代以后瞿禅师给我的信来看，几乎每封信都叮嘱我问候唐老。有一年，圭璋先生伤足，瞿禅师闻知后，在“头晕手战”的状况下，还写来片纸，要我“代候”。唐老对夏老的学术活动也大力支持，一九八〇年六月，瞿禅师来信，要我请唐老做韵文学会的发起人，圭璋老随即表示赞同。瞿禅师闻知后十分高兴，给我的信中说“弟能与诸老联系，甚好甚好”，并要我将唐老的签名纸“本月底前寄来”。

一九八〇年初，瞿禅师来信说：“拟今年春秋佳日，再南游访旧。”我将此意向唐老提起，并向中文系领导汇报。唐老十分高兴，系领导也表欢迎。可惜瞿禅师却因健康不佳，未能南下，唐老颇以失去这次晤面机会而遗憾。一九八三年我去大连开会，要路过北京。唐老嘱我“代候”夏老。五月，我与翔华、战垒兄去医院探望瞿禅师。他十分高兴，吩咐吴闻先生取出三部刚刚印好的《金元明清词选》，分别题赠唐老、千帆先生及我各一部，并且不断询问唐老及千帆先生近况。夏老病逝后，唐老有《浣溪沙·悼瞿禅》之作，词云：

噩耗惊传怎禁哀，奋飞无翼到燕台，泪珠自落梦桐斋。
海雨天风酬素志，龙川白石出新裁，名扬寰宇仰高才。



词中对词友的逝去,表示了深沉的哀悼,对老友的就,表示了极高的钦敬。自然,也表现了唐老本人的谦逊。的确,唐老不仅对我,也一再对他的研究生说,他的学问不如夏老。在《瞿禅对词学之贡献》一文中,唐老还郑重地表示:“最后我想说一下,我在编纂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和《词话丛编》的过程中,曾得到瞿禅兄的大力帮助,热心指导,亲切鼓励,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。”夏老与唐老,共同研治词学,各自有巨大的建树,在几十年的交往中,彼此切磋,相互增益,虚怀若谷,互相推重。二老这种友谊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么?不是学界后辈所应仰止的么?

——原载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1991.1.15

『我亦有孤剑，植发望燕云』

——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

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、占领我国北方疆土之际，夏承焘（瞿禅）先生写有《水调歌头》一词。本文题目即词之末二句。此词虽为赠朝鲜志士而作，但也表露了瞿禅先生喷薄而出的投笔从戎、收复国土的爱国情操。

前数年，《夏承焘词集》、《天风阁诗集》与《天风阁词集》先后出版，重新细读夏承焘（瞿禅）师的诗、词、日记，使我感到，夏老不仅是一代词宗，而且是爱国学者。

瞿禅师的爱国情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是彰善瘅恶。彰善，不惜辞费；瘅恶，不假宽贷。凡是抗敌活动，予以表彰；凡是降敌行为，则予以斥责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，率部抗日，嫩江告捷时，瞿禅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有《贺新凉》词，说：“比伏波、铜柱尤奇绝。”将他比做汉代伏波将军马援。一九三二年二月，马占山一度降日。瞿禅师对他的态度立即改变，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写道：“闻马占山已软化，可恨可恨。”二月二十五日日记中又说：“此人乃末节不终，堪浩叹矣。”夏老还写有七绝《闻马氏变节后

题》，准备将先前为其所作的《贺新凉》词删去。诗云：“传檄初看涕泪倾，临危何意堕家声。少卿降虏终非计，三叹重删苦战行。”此诗大意是说，马占山率部抗日之初，通电全国，有“谨以边荒一旅，先邦人而殉国”之语，辞气慷慨，催人泪下。而后来并未像马革裹尸的马援那样，反倒成为投降匈奴的李陵一类人，自堕家声。

因此，作者颇以先前为之作《贺新凉》一词而懊悔，准备弃而不存。从这一词一诗当中，可以见出瞿禅先生即使对于同一个人，有善则彰之，有恶则瘡之。

其次是取舍正确，是照顾故旧情谊，还是坚持民族气节，瞿禅先生了然于心而得宜于行。早在一九三四年，即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两年，一个词友邀瞿禅先生去上海一游，夏老在答诗中委婉地写道“娉婷不嫁名原赘，糠核能肥念莫灰”，劝其注意节操，不要因生活困苦而丧失意志。

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在为友人《春申避地图》题诗中，瞿禅先生更明确表示“祈死谁无分，偷生各有辞”，一面表明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，一旦需要，应慷慨赴义；一面斥责一些友人，为自己的堕落变节，找出种种借口，开脱罪行。一九四二年又写有《水龙吟·皂泡》一词，直言斥责觊颜事敌的词友绝无好下场。尽管瞿禅先生与某词友交谊深笃，但在民族大节方面却不含糊，一九四二年写的《洞仙歌》词中表示要与之决绝。在友谊与气节两者间，瞿禅师总是先民族气节后友人情谊，将友情从属于气节。

再次是痛打落水狗，不讲无原则的忠恕之道。如对于公然投降伪满洲国的郑孝胥，瞿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即以史笔记其丑行：“中日皆备战甚亟，东省伪迁都长春，郑孝胥行三拜九叩礼。”寥寥几笔，即将他的丑恶灵魂剥露无遗。而在一九三九年作的《挽陈石遗翁二首》中又对之讥讽有

詩人序是江南好江南人即天所老客歸求
青嶂千嶂煙靄中綢繆芳草地付作尋春計
同唱新花陰花深杯更深 己未暮北京詞友邀游

西山大覺寺北菩薩堂

美林弟笑心 夏承燾八十筆



加,“平生辽海鹤,出处莫相怜”,对郑孝胥“飞”到敌伪怀抱中的汉奸行为不屑一顾、不足齿数。至于对著作《花随圣人庵摭忆》的汉奸黄秋岳及其子黄晟,瞿禅师对他觊颜事敌、为虎作伥的汉奸行径更是深恶痛绝,嫉之如仇。黄秋岳颇能诗,瞿禅师曾拟选其诗之佳者印为一册,以秦桧墨迹为封面,题《黄汉奸诗钞》。夏老认为“骂此等人,使此等人遗臭千古,是忠厚之道,浑非刻薄”。

最后是身体力行,积极参加抗日活动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日记中,瞿禅师写道:“世变若此,恐无闭户读书之日矣。”此后,曾“拟舍词学而为振耻觉民文字”(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日记),感到“内忧外患如此,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书,问心甚疚”,想“以俚言著一书,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”(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日记)。及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,瞿禅先生又考虑“国难日亟,惟有与敌人拼命一途,思从郑教官学放枪”(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记)。

自然,瞿禅师并未投笔从戎,然而他毕竟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参加了抗日斗争。在教学中贯彻抗日内容,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上课时,以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为题,让学生作诗讨伐,夏老先成一首示范:“不归成逝水,东去尔何心。浴日天先压,回澜陆已沉。待摩斩蛟剑,相和渡辽吟。辛苦家山恨,鸱夷怒至今。”

除此以外,瞿禅师还以他的笔为抗日斗争出力,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,为浙江抗敌后援会写有《抗敌歌》,通俗易懂,可谓贯彻了以“俚言”作抗日文章的主张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又写了《军歌》:“不战亦亡何不战?争此生死线。全中华人戴头前,全世界人刮目看。战!战!战!”表现了瞿禅先生抗战到底的坚决心情。

——原载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1991.2.28

词学大师夏承焘(瞿禅)先生于1961年4月在沪上与郭绍虞诸先生共同编选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。10月,应南京学界之邀,赴宁讲学,先后在南京大学讲《词的特点、诗眼与词眼》,在江苏省作协讲《南唐词在词史上之地位》。当时我正执教江苏师范学院(今苏州大学)。奉领导之命,赶赴南京,邀瞿禅师赴苏州讲学。

10月下旬,瞿师来苏州,为江苏师院师生做《宋词》报告。讲学之余,瞿师向我讲起往事,说早年曾数度来游苏州。1920年之游,还写有《苏州游记》。1934年11月再来苏州时,原想去拜访太炎先生,因听黄云眉说太炎先生“怪僻难近”而未果。此次来游,太炎先生早已作古,想去拜访太炎先生夫人汤国梨。

章寓在锦帆路,离江苏师院所在地天赐庄不远,乃与瞿师缓步前往。抵章寓后,瞿禅师与汤国梨谈及太炎先生往事,余生也晚,多不知晓,但听前辈学人道来,也饶有兴味。分手之际,约定同游灵岩、天平。

次日为重阳,天气晴和。由学院派车,先去锦帆路接了汤国梨,然后驱车直奔灵岩、天平而去。满山红叶、万笏朝天,与两位老人缓步登山,一路闲谈,一路吟赏,徘徊久久,始下山来。归途中,瞿禅师说回去后每人仿吴文英《八声甘州》游灵岩之作,各填

別有詩心畫不成
隨人吹笛過西泠
夢中
最懶花_二綠枕角
崢山苑_二青
對雲別
我向西峰
繩過孤山却
又逢
正曾一詩
無
免憑杖頭
飛下鳳林
鐘

西湖小詩二首

夏承燾

夏承燾



一首以记今日之游。事后，未见瞿禅师提及，我也就未曾动笔。今检瞿师晚年编选的《夏承焘词集》、《天风阁词集》，均未见有此词，大约瞿师返沪后，百务丛集，一时未及吟作，如今想来，倒成为一件憾事了。

在这短暂的几天活动中，我亦有所得：一是瞿师在南京讲学，选题极佳，在南唐都城讲南唐词，极易唤起听众兴趣。1985年，笔者从南京应邀去杭州大学讲学，也效法瞿师，在我讲的几个题目中，有一个是关于陈妙常与潘必正故事的小说、戏曲作品，故事发生在建康（南京），杭州人高濂将这一故事写成传奇《玉簪记》。当我点出这一层时，听众情绪立即活跃起来。后来还据此讲稿写成《论杂剧〈女贞观〉和传奇〈玉簪记〉》一文，发表在《文学遗产》86年1期上。

一是借陪同瞿禅师访汤国梨之便，与其结识，曾在她的书房中读书一周。当时中华书局约我撰写有关李玉的书稿，为了寻找李玉的生平资料，闻知汤国梨先生收藏有海内孤本康熙三十年《吴县志》，便去借阅。汤先生极为热忱，当我去她书房时，已放好藤椅、泡好了茶，每日如此。前辈学人对后学的奖掖，令人感动。虽然，在这部志书中也未寻到李玉的资料，但亲睹了这一孤本的面貌，对读书人来说，也未尝不是眼福。

时光易逝，三十年前的这段往事，不时萦回脑际，每当想及这意外的收获，自不能不感激瞿禅师所赐。

注：汤国梨系章太炎夫人，原苏州市民革主委，已作古。

——原载《江苏统战》1993年第1期